

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指定书目

莫泊桑 短篇小说精选

语 文 新 课 标 必 读 丛 书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指定书目

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

[法] 莫泊桑 著
柳鸣九 译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夏 烈

封面设计 王 坚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/[法]莫泊桑(Maupassant, G.)著;
柳鸣九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3. 6

(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)

ISBN 7-5339-1813-4

I. 莫... II. ①莫... ②柳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
集—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40788号

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(新课标学生版)

[法]莫泊桑 著

柳鸣九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插页2 字数156千字 印张6

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339—1813—4/I·1588 定价:9.00元

出版说明

教育部新近颁布了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、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(以下简称新课标)。新课标是教学、考试和命题的依据,与以往的语文教学大纲相比,新课标增强了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,大力推进语文课程新型的学习方式,积极改革评价方式,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,让学生更多直接接触语文材料。新课标的总目标之一是增加课外阅读量,让学生能理解和鉴赏经典名著、优秀诗文。为此教育部根据新课标的要求,指定了52种语文课外阅读书目,其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20种,高中阶段32种。为了积极配合语文新课标的实施,依据教育部的这些指定书目,我社特向广大中小学生推出一套普及本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,近50种。该丛书版本权威,容量大,编校精心,装帧美观大方,价格低廉。

另外,为了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名著,我社还同时推出了由专家特地撰写的《中国文学名著导读》、《外国文学名著导读》两种读本。其中的赏析文章不拘泥一家之言,有利于开拓学生的思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希望我社出版的这套丛书能使中小学生获益匪浅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项链 / 1
羊脂球 / 11
一个诺曼底佬 / 50
月光 / 57
戴丽叶春楼 / 63
两个朋友 / 91
小狗皮埃罗 / 98
一个儿子 / 104
一家人 / 114
莫兰这只公猪 / 140
在一个春天的夜晚 / 152
珠宝 / 157
一个农庄女工的故事 / 165

项 链

有些女子，天生丽质，妩媚娇柔，偏偏由于命运的阴差阳错，竟降生在清寒的工薪家庭，她便是此中的一人。她本无嫁妆作垫底，又无另获遗产的希望，根本就不可能去结识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男人，得到他的善解与倾心，结为连理。这样，她就只好任人把自己嫁给了教育部的一个小职员。

她没钱打扮，只好衣着朴素，但她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如同贵族沦落成了平民。因为女人本来就没有什么等级品位、家族世系，她们的美貌、她们的风韵、她们的魅力，就是她们的出身、她们的门第。她们之间的高低优劣，仅在于是否天资聪敏、风姿优雅、头脑灵活，有之，则平民百姓的女子亦可与显赫的贵妇平起平坐。

她深感自己天生丽质，本当身披绮罗，头佩珠玉，如今熬在清贫的日子里，不胜苦涩。她的家里陈设简陋，四壁萧索，桌椅板凳破破旧旧，衣衫穿着皱皱巴巴，这么活着，她很不好受。要是换成另外一个与她同阶层的妇女，对所有这一切肯定是不会在意的，而她却觉得苦不堪言，满肚子的闷气。一进来她家帮助干粗活的那个瘦小的布列塔尼女人，她经常不免既深感缺憾又想入非非。她幻想自家的接待室四壁挂着东方的帷幔，被青铜做的大烛台照得通亮，宁静优雅；幻想两个高大的穿着短裤长袜的仆人被暖气熏得昏昏沉沉，正靠在大安乐椅上打瞌睡。她还幻想自家有几个挂着丝绒帘幔的客厅，里面的家具雅致美观，摆设奇巧珍贵；幻想有几个香气醉人、情调旖旎的内客厅，那是专为午后五点钟与密友娓娓细语的处所，这些密友当然都是女人们心仪仰慕、渴望获其青睐的名流。

每当吃饭的时候，她坐在三天未换桌布的圆桌前，丈夫在她对面，打开汤盆盖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啊，这么好吃的炖肉！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吃的了！”这时，她就想入非非，她想到精制味美的宴席，闪闪发亮的银餐具与挂在墙上的壁毯，那上面织着古代人物与仙境山林中的珍奇禽鸟；她想到一道道盛在贵重餐盘里的美味佳肴，想到自己一边品尝鲜嫩透红的鲈鱼或松鸡翅膀，一边面带微妙笑容倾听着男友喁喁情话的情境。

她没有漂亮衣裳，没有珠宝首饰，总之，什么都没有，但她，偏偏就爱这些东西。她觉得自己生来就应该享用它们，她最渴望的事，就是招人喜爱，被人艳羡，风流标致，到处有人追求。

她有一位有钱的女友，是她在修道院读书时的同学。现在，她不愿意再去看望这位朋友。因为，每次回来她都感到内心不平衡，接连的几天，她都要伤心、懊悔、绝望、痛苦得整日哭泣。

可是，有一天傍晚，丈夫回到家里，神采飞扬，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，说：

“你瞧！专给你的东西。”

她急忙打开信封，从中取出一份请柬，上面印着：

兹定于一月十八日（星期一），在本部大楼举行晚会，敬请届时光临。

此致

卢瓦瑟尔先生偕夫人

教育部部长乔治·朗波诺

暨夫人谨定

她并没有像丈夫所期望的那样兴高采烈，反而赌气把请柬往桌上一扔，低声抱怨说：

“你要我拿这去干什么？”

“可是，我亲爱的，我本以为你会高兴的。你从不出门做客，这次

是一个机会，一个特别好的机会。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这张请柬。大家都想要，太不容易弄到手啦，发给本部雇员的为数很少。在这次晚会上，你可以见到所有那些官方人士。”

她用愤怒的眼睛瞪着丈夫，很不耐烦地嚷了起来：

“你要我穿什么衣服去丢人现眼？”

丈夫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他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你穿着上剧院那身衣服，照我看，就挺不错的……”

他见妻子哭了起来，就不再说下去了，惊愕，不知所措。两行眼泪从妻子的眼里夺眶而出，缓缓流向嘴边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你怎么啦？你怎么啦？”

她使了很大的劲把痛苦压了下去，又把双颊擦干，用平静的语气说：

“什么事也没有。只不过我没有像样的行头，我不能去参加这样的晚会。有哪位同事的太太穿得比我好，你就把请柬让给他们吧。”

他显得很尴尬，改口说：

“来，玛蒂尔德，我们来商量一下，一件像样的衣服，既可以穿着参加这次晚会，又可以在其他场合穿，大概需要多少钱，买一件这样的衣服，不是很简单吗？”

她考虑了一会儿，心里盘算了一下，心想该提出怎样一笔钱数，才不至于把这个节俭的小科员吓得当场拒绝。

她终于吞吞吐吐地回答说：

“我也不知道准数要多少，不过，我觉得四百法郎大概能把事情办妥。”

他脸色有点发白，因为最近他正好攒了这个数目的一笔钱，本来准备去买一支枪，夏天跟几个朋友到南泰尔平原打猎取乐，那些朋友都是行猎老手，星期天总要到平原上去打打云雀。

不过，他还是答应了：

“好吧。我给你四百法郎，但你得买一身漂漂亮亮的衣服。”

举行晚会的那一天快到了。卢瓦瑟尔太太显得闷闷不乐，心事重重，烦躁不安。她那身漂亮的衣服可是已经准备好了。一天晚上，她丈夫问道：

“你怎么啦？你瞧，这两三天来，你脾气这么古怪。”

她回答说：

“我既无首饰，又无珠宝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佩戴，想起这我就心烦。在晚会上，我一定会显得很寒伧，我还是不去为好。”

丈夫说：

“你可以佩戴几朵鲜花呀。在这个季节，这么打扮很雅致。只要花十个法郎，你就可以买到两三朵特别漂亮的玫瑰。”

她丝毫没有被说服：

“不行……在那些有钱的女人面前显出一副穷酸相，是最丢人的一件事。”

她丈夫忽然叫了起来：

“你脑子太不灵活了！你去找你那位朋友福雷斯杰太太，向她借几样首饰，不就齐了？你跟她的交情不错，这事不难办到。”

她快活得直嚷道：

“这倒是真的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！”

第二天她跑到她朋友的家里，诉说她的苦恼。

福雷斯杰太太马上走到带镜子的大衣柜前，取出一只大首饰盒，拿过来把它打开，对卢瓦瑟尔太太说：

“我亲爱的，你自己挑吧！”

她最先看见的是几只手镯，再就是一串珍珠项链，接着是一个威尼斯制的金十字架，镶着珠宝，做工极为精巧。她佩戴着这些首饰，在镜子面前左顾右盼，犹疑不决，舍不得把它们摘下来。她一问再问：

“你还有没有别的首饰？”

“有啊！你自己找吧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。”

突然，她在一个黑绒盒子里，发现了一长串特别美的钻石项链，一种极为强烈的欲望使得她的心狂跳起来。拿着这串项链，她的手直

打哆嗦。她把它戴在脖子上，压着连衣裙的领口，在镜子面前照得出神。

她心里急不可待，嘴上却吞吞吐吐：

“你能把这个借给我吗？我只借这一件。”

“当然可以啦！”

她蹦了起来，一把搂着女友的脖子，激动地吻了一下，然后，带着这件宝物飞快地回家了。

晚会的日子到了。卢瓦瑟尔太太大出风头。她是晚会上最漂亮的女人，言谈得体，姿态优雅，满面春风，快活到了极点。所有的男人都注视她，打听她的姓名，求人引见。部长办公厅的官员都想与她共舞。部长也特别注意她。

她带着醉意与狂热，翩翩起舞。她什么也不想，完全陶醉在她美貌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之中，陶醉在她成功的荣光之中。周围的人对她殷勤致意，啧啧赞美，热烈追求，女人们心中所羡慕的那种彻底而甜美的胜利，她已全握在手中。正是在这样一种幸福的氛围里，她简直要飘飘欲仙了。

第二天，早晨四点钟，她才离开。她的丈夫从昨晚十二点起，就在一个清静的小客厅里睡着了，同时在那里呼呼大睡的还有三位先生，他们的妻子也都在舞厅里尽情狂欢。

丈夫怕她出门着凉，把带来的一件衣服披在她的肩上，那是她家常穿的，它的寒酸气与漂亮的舞袍很不协调。她感觉到了这一点，急忙闪开，以免引起那些裹在豪华皮衣里的阔太太们的注意。

卢瓦瑟尔把她拉住不让走：

“你等一等吧，到外面你会着凉的，我去叫一辆马车。”

但她根本不听丈夫的，飞快地奔下了台阶。他们到了街上，那里却没有马车，于是他们开始寻找，一看见有车在远处驶过，就跟在后面大声喊叫，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。

他们沿塞纳河走下去，垂头丧气，浑身哆嗦，终于在河边找到了一辆做夜间生意的旧马车。这种马车白天从不在巴黎街头露面，似乎

羞于让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它的寒伧相。

马车一直把他们送到殉道者街，他们的家门口。夫妻两人闷闷不乐地爬上台阶回到家里。对于妻子来说，一切都结束了；而丈夫则在想，上午十时，他得到部里去上班。

她脱掉披在肩上的衣服，在镜子面前，再一次端详自己的辉煌。突然，她惊叫了一声，她脖子上的钻石项链不见了！

她的丈夫这时衣服脱了一半，问道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她转身向着他，失魂落魄地说：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把福雷斯杰太太的项链弄丢了。”

丈夫霍的一下站起来，他大惊失色：

“什么！……怎么搞的！这不可能！”

他们急忙在衣袍的褶层里、大氅的褶层里以及衣袋里到处搜寻了一遍，哪儿都找不到。

丈夫问她：

“你能肯定离开舞会的时候，项链还在？”

“是的，我在部里的前厅还摸过它呢。”

“不过，如果是在街上丢失的，我们该听得见响声。肯定丢在马车里了。”

“对，这很可能。你记住车号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你呢？你也没有注意车号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他们吓呆了，面对面地互相盯着。最后，卢瓦瑟尔又穿上了衣服，说：

“我去把我们刚才步行的那一段路再走一遍，看是不是能够找到。”

于是，他走了。而她，仍穿着参加晚会的那身舞袍，连上床去睡的气力也没有了，颓唐地倒在椅子上，万念俱灰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
丈夫回来的时候，已将近七点钟，他空手而归。

他随即到警察局与各家报馆去，挂失悬赏，又到出租小马车的各个车行去找了一遍，总之，凡是有一线希望的地方，他都去过了。

妻子整天在家等消息，在这么一个飞来的横祸面前，她一直陷于惊慌之中，束手无策。

卢瓦瑟尔晚上才回来，两颊深陷，面色发青，他又一无所获，说：

“现在我们只好写一封信给你的朋友，告诉她你把项链的链条弄断了，你正在找人修理，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好回旋应付。”

由丈夫口授，她把信写好了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他们一筹莫展，什么希望都没有了。

卢瓦瑟尔一下见老了五岁。他宣布自己的决定：

“我们只能设法买一串赔给人家。”

第二天，他们拿着装项链的盒子，按照盒子里层标明的字号，去了那家珠宝店。老板查查账本，回答说：

“太太，这串项链不是本店出售的，只有盒子是在我这里配的。”

于是，他们又一家家地跑那些珠宝店，凭记忆寻找跟丢失的那条项链相像的一条。两夫妻连愁带急，眼见就要病倒了。

他们在王宫街的一家店里找到了一条钻石项链，它看起来很像他们所丢失的那一条，原价四万法郎，如果他们要买的话，可以让价到三万六千法郎。

他们要求珠宝商在三天之内不要出售给他人，并且双方谈妥，如果他们在二月底以前找到了丢失的那条项链，那么这一条就以三万四千法郎的折价由店主收回。

卢瓦瑟尔手头已有一万八千法郎，那是他父亲遗留给他的，其余的钱，他们只好去借了。

他们马上动手借钱，向这人借一千，向那人借五百；从这里借五个金路易，从那里借三个。他打了不少借条，承诺了一些可能导致自己破产的条件。与高利贷者以及各种放债图利的人打交道，他把自己后半辈子的生活都搭进去了，冒险签了一些借约，也顾不得将来能否偿还，是否会身败名裂。与此同时，他又充满了恐惧，既对自家的前途

忧心忡忡，又害怕即将压在自己身上的极端贫困，害怕物质匮乏、精神痛苦的未来。终于，他把三万六千法郎都凑齐了，交到珠宝商的柜台上，取来了那串新项链。

当卢瓦瑟尔太太还项链给福雷斯杰太太的时候，这位女友很不高兴地说：

“你应该早些日子还给我，因为，我自己需要用。”

她并没有打开项链盒来，这倒叫卢瓦瑟尔太太放了心。如果对方看出来已经换了一条，那她会怎么想，会怎么说，岂不把自己当窃贼吗？

卢瓦瑟尔太太一下子就尝到了穷人的那种可怕的生活，好在她事先就已经英勇地下定了决心。他们必须还清这一大笔可怕的债务，为此，她得付出代价。他们辞退了女佣，搬了家，租了一间屋顶下的阁楼栖身。

家里所有的粗活，厨房里所有的油污活，她都体验到了。她得洗碗碟锅盆，玫瑰色的手指在油腻的碗碟上、在锅盆底上受磨损。她得用肥皂搓洗脏内衣内裤、衬衫以及餐巾抹布，然后把它们晾在一根绳子上。每天早晨，她得把垃圾运下楼，把水提上楼，每上一层楼都不得不停下来喘气。她穿得和平民百姓的家庭妇女一样，她要手挎着篮子，跑水果店、杂货铺、肉铺，她要一个子一个子地捍卫自己那可怜的钱包，讨价还价，锱铢必争，常常不免遭人辱骂。

他们每个月都得偿还几笔债，有一些借约则要续订，以求延期。

丈夫每天傍晚都去替一个商人清理账目，夜里，经常替人抄抄写写，每抄一页挣五个子。

这样的生活，他们过了十年。

十年过去了，他们还清了全部债务，的确是全部，包括高利贷的利息，还包括利滚利的利息。

卢瓦瑟尔太太现在显然是见老了。她变成了一个穷人家的妇女，强悍、泼辣而又粗野。头发不整齐，裙子歪系着，两手通红，说话粗声粗气，大盆大盆地倒水洗地板。但是，有几次，当丈夫去部里上班的时

候，她自己坐在窗前，总不免回想起，在从前的那次舞会上，她是多么漂亮，多么令人倾倒。

要是她没有丢失那串项链，她的命运会是什么样？谁知道呢？谁知道呢？生活真是古怪多变！只需小小一点东西，就足以使你断送一切或者使你绝处逢生。

一个星期天，她上香榭里舍大街蹁跹，好消除一个星期来的疲劳。突然，她看见一位太太带着小孩在散步。原来是福雷斯杰太太，她还是那么年轻，那么漂亮，那么迷人。

卢瓦瑟尔太太感到很激动。要不要上去跟她搭话？是的，当然要去。现在，她既然还清了全部债务，就可以把一切都告诉她。为什么不告诉呢？

她走了过去：

“让娜，您好！”

对方一点也没有认出她来，这么一个平民女子竟如此亲热地跟自己打招呼，她不禁大为诧异。她结结巴巴地回答：

“不过……太太……我不知道……您大概是认错人了。”

“没有认错，我是玛蒂尔德·卢瓦瑟尔呀！”

她昔日的女友喊了起来：

“哟……我可怜的玛蒂尔德，你的变化太大了……”

“是的，我过了好些苦日子，自从上次我跟你见面以后，我不知道有过多少艰难困苦……而这，都是因为你……”

“因为我……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还记得我向你借了那串项链去参加部里的晚会吧。”

“是的，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样！我把它弄丢了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！你不是已经还给我了吗？”

“我还给你的，是跟原物式样相像的另一串。这十年，我一直在为这串项链欠债还债。你知道，这对我们可真不容易，我们本来什么家底都没有……现在，终于把债全还清了，我简直太高兴了。”

福雷斯杰太太听到这里，停下脚步，问：

“你是说，你花钱买了一串钻石项链来赔我的那一串吗？”

“正是。你一直没有发觉，是吧？两串项链简直是一模一样。”

说着，她感到一种既骄傲又天真的欢快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福雷斯杰太太非常激动，她一把握住朋友的双手，说：

“哎呀，我可怜的玛蒂尔德，但我的那一串是假钻石呀，它顶多值五百法郎……”

羊脂球

一连数日，败军残部乱哄哄地从城里穿过。这哪里还像军队，简直就是一群零乱不堪的散兵游勇。一个个胡子拉碴，脏乎乎的，军服破破烂烂，既无军旗，又无番号，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前走。他们都显得垂头丧气，精疲力竭，而且脑子也麻木了，不能思维，没有主意，仅凭简单的惯性，机械地移动脚步，只要一停下来，就会因为太累而倒在地上。看起来，这些被征入伍的，大多数本来都是生性平和、与世无争、安分度日的年金领取者，而今一个个被枪支压得腰弯背驼；另外还有一些年轻力壮的国民别动队队员，他们容易激昂慷慨，也容易惊慌失措，随时准备冲锋陷阵，也随时准备仓皇逃命；同时还零星夹杂着穿红色军裤的士兵，他们是不久前在一次大战役中被击垮的某师团的残余；也有一些穿深色军装的炮兵，同形形色色的步兵并列往前走；偶尔，还有个把头戴闪亮军盔的龙骑兵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跟着负荷较轻、走路较为轻快的步兵，显得格外吃力。

随后，一批批游击队员也穿城而过，每队都有一个英勇神武的称号，诸如“报仇雪耻军”、“公民掘墓团”、“英烈敢死队”，等等，但他们的神情作态却像是土匪。

这些游击队的长官，过去都是布商、粮商、油脂商、肥皂商之类的生意人，时势造英雄，凭着有钱或蓄了长长的唇髭，就被任命为军官。且看他们全身披着法兰绒军装，佩戴军衔，说起话来声音洪亮，老见他们在讨论作战方案，出言不凡，自称法兰西的胜败存亡全系于他们的肩上。但他们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却心存畏惧，这些兵痞本来就是偷鸡摸狗之徒，勇起来命都可豁出去，但抢掠奸淫，无所不为。

有传闻说，普鲁士军队很快就要占领鲁昂城了。

两个月以来，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城郊附近的树林里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人的动静，有时还神经过敏地误击自己的哨兵，有时荆棘丛里有一只小兔稍动一下，他们就准备浴血奋战。可是，普军即将攻占的消息一传来，他们就纷纷逃回家了。他们的军服、枪械、装备，所有这些威风凛凛、杀气腾腾的行头，原来还用来吓唬方圆三法里之内的路碑，现在都不翼而飞，丢失不见了。

最后一批法国正规军总算渡过了塞纳河，准备从圣塞威尔与阿夏尔镇方向退守奥德梅桥。殿后的是一位将军，他由两名副将陪伴左右，也是徒步前行。他神情沮丧，率领着这支残兵，实在无力回天，一个善于征战、攻无不克的民族，竟然惨遭大败，全线崩溃，他本人陷身其中，岂能不沮丧懊恼。

法军既撤，随后城中便是一片沉寂，在静悄悄而又惶惶不安的气氛中，人们在等着将要降临的事。许多大腹便便的生意人，早已在商场上磨尽了男子汉的气概，正惴惴不安地等候占领者的来到，但一想到普鲁士人也许会把店里的烤肉铁扦与切菜刀误认为是武器，便胆战心惊了。

生活似乎停顿了。商店都关门停业，街上寂无人声。偶尔，有个把居民上街，也被这种沉寂吓了一跳，旋即沿墙根匆匆离去。

等待所引起的焦虑不安，反而使人盼望敌军早日进驻。

就在法军撤离后的第二天下午，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几个普鲁士轻骑兵，疾速穿城而过。没过多久，从圣卡特琳山坡上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，与此同时，从通往达尔内塔尔与布瓦纪约姆的两条大道上，另有两大股侵略军潮水般地涌现出来。这三支大军的先头部队，恰好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合。随后，德军大部队就开到，从周围的大街小巷里鱼贯而出，一营营排列整齐，迈着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，踏得石板路面嘎嘎作响。

一种陌生而喉音很重的口令声，沿着那些看似空荡而死寂的房舍升起。其实，此时在那些紧闭着的百叶窗后，正有无数双眼睛紧盯